

DOI:10.13288/j.11-2166/r.2024.02.001

学术探讨

基于藏象时空观探析“脾主时”的内涵及临床意义

王若冲, 马淑然, 孙一珂, 秦雨筱, 温佳雨, 张亚雯, 高冉, 刘雷蕾[✉]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市房山区阳光南大街与白杨东路交叉口东北角北京中医药大学良乡校区, 102488

[摘要] “脾主时”理论存在不同的观点, 至今仍为藏象学说研究的热点。基于藏象时空观发现脾主时理论形成的思维方式为时空逻辑, 认为不同脾主时的时间观均是基于脾属土居中央的空间观而形成, 并发展出时空逻辑统一的脏时理论。以藏象时空观为指导, 对脾属土居中央的方位特性进行溯源, 结合四时五脏论、五时五脏论、六时六脏论、八时八脏论, 探析不同时空逻辑下脾主时的理论内涵及其临床应用。

[关键词] 脾; 藏象时空观; 《黄帝内经》; 脾主四时; 脾主长夏; 运气学说

藏象学说是指藏于体内的脏腑及其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征象及与外界环境相通应的事物和现象^[1]。取象比类作为藏象学说的主要思维方式, 其思维过程最主要的逻辑特性是时空逻辑^[2]。“五脏主时”即体现了这种时空逻辑。所谓“主”, 《说文解字·丶部》解释为“灯中火也”, 其象为灯照明一室, 可引申为臣主、宾主之象^{[3]1015}; 所谓“时”, 《说文解字·日部》解释为“四时也”^{[3]1343}。“五脏主时”中“脾主时”理论一直存在争论, 有研究聚焦于脾脏生理、病理相关层面, 以中医理论解释脾主时理论的合理性^[4]; 有研究认为四时之数为“四”与五行、五脏之数为“五”不相配, 是导致脏时相配矛盾的根本原因^[5-6]。后者论述虽有合理之处, 但五行、五脏与四时不相配仅为脾主时理论多样化的部分原因, 或者说脏时不相配的观点为哲学时空一体观中的一种世界观, 而非根本原因。另有研究认为脾主时理论多样化与历法变迁密切相关, 即“十月太阳历”将一年分为五季, 与五行相应, 而发展至“十二月太阳历”则将一年分为四季, 导致“土”无“时”与之相配^[7]。此观点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然而其本质仍为四时之数为“四”与五行、五脏之数为“五”不相配, 所以历法变迁为脾主时理论多样化的表现而非原因。本团队溯源发现, 脾主时理论是受中华传统时空一体观的影响

而形成的藏象时空观, 其中脾的时间属性是基于空间方位确定的, 其可溯源于五行生成数学说, 而后基于“脾土居中央”的空间方位属性, 延伸出脾的阴阳、五行、时间等一系列不同维度属性, 此为脾主时理论多样化的根本原因。基于此, 本文以藏象时空观为指导, 结合四时五脏论、五时五脏论、六时六脏论、八时八脏论, 探析不同时空逻辑的脾主时理论及其临床应用。

1 传统时空一体观与中医藏象时空观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时”取象于日月昼夜交替、四季寒暑往来, 与节气密切相关^[8]。《周易》认为“时”为天地之意志, 且与日月运行密切相关, 自然与社会都需遵循四时的规律, 正如《周易·系辞》载:“法象莫大乎天地, 变通莫大乎四时, 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9]209}, 言明最重要的天象是日、月, 最重要的自然现象是春、夏、秋、冬四时, 体现了中国古代“时”的规律性。

以有形之空间方位论无形之时间变化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 据此形成了独特的中华传统时空一体观, 如立杆测影中晨昏的变化及一年四季中正午影像变化, 均体现了以空间阐述时间的时空逻辑。《尸子》载:“天地四方曰宇, 往来古今曰宙”^[10], 宇具有空间概念, 宙具有时间概念, 可见古人认识和理解万物的宇宙观本质即为时空一体观。而应象思维是中国哲学及中医哲学的重要观念^[11], 如《素问·五运行大论篇》曰:“夫阴阳者, 数之可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2274385, 82104706); 北京中医药大学揭榜挂帅项目(2023-JYB-JBQN-042)

✉ 通讯作者: lightloving@126.com

十，推之可百……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12]2717}，言明诸物均可应用阴阳之理以数推知。中医学独特的藏象时空观是在中华传统时空一体观的基础上，运用应象思维所形成的五脏-五行-五方（四方）-五时（四时）中医特色时空逻辑。

2 脾的时空配属溯源

在《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之前，“土”的空间方位已确立，可溯源至五行生成数学说。生成数是描述事物变化与其物质数量变化的特有名词，源于阴阳学说，首见于《周易·系辞》^{[9]203}。生成数本质为先量变、后质变的观念，经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融合后形成五行生成数学说，使“数”具有“五行”“方位”属性，并逐渐形成“土居中央、其数五”的共识。

《周易本义》^[13]所记载的“河图”“洛书”（见图1）将阴阳生成数学说与五行学说相结合，为五行生成数学说集大成之论述。河图之数，一至五乃生数，得五后为成数，即六到十，其中“生”变“成”，其间必得五。土居中，其数五，水数六、火数七、木数八、金数九则均是在生数的基础上得五而变为成数。洛书之数，从一至九，分奇偶，五居于中。由此可见，河图与洛书均指出五为重要数字，其位居中，通于土气，其余四方之数与五之数密切相关，正如《医易通说》所云：“盖中五者，太极也，四方者，四象也，中五之极，临制四方”^[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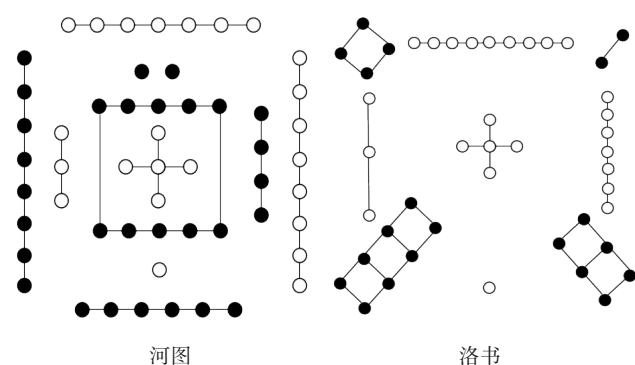


图1 《周易本义》^[13]中河图与洛书

Figure 1 Hetu (河图) and Luoshu (洛书) in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Zhouyi (《周易本义》)^[13]

秦汉时期推崇的务时寄政说，将方位五行与四时政事教令思想结合，其论述可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管子·四时》《管子·五行》等篇章，并由此形成五行-五方（四方）-五时（四时）的关联结构^[6]。《内经》根据五脏在人体中的特性，将方位五行与五脏联系，如《素问·金匱真言论篇》

云：“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数八；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数七；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数五；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其数九；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数六”^{[12]226-244}，最终形成系统的五脏-五行-五方（四方）-五时（四时）的藏象时空观。

综上，中医脾主时思想源于生成数学说，该学说在发展中与五行学说逐渐融合，并形成务时寄政说，即五行与四时结合，此后通过中医推演络绎将五行-四时-五脏相结合，进而形成系统的藏象时空观。土居中的方位空间为古代共识性观点，自五脏与五行、五方（四方）结合后，“脾与土”即形成了密切的关联属性。故以不同的时空逻辑视角虽可推演不同的脾主时理论，但其核心均以脾土居中央而立论。

3 四时五脏论中“脾主时”的内涵及临床意义

四时五脏论是将春、夏、秋、冬四时与五脏相配的理论，其中肝主春、心主夏、肺主秋、肾主冬，脾居中而主四时^[15]。具体可分为脾主四时及脾主四时之末两种理论，此两种理论在《内经》中也被称为“脾不主时”。

3.1 脾主四时

脾主四时的思想可追溯至务时寄政说，如《管子·四时》云：“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出入，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肌肤，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实辅四时”^{[16]304}，言明土方位居中，辅佐四时，不独主时。《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云：“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气也”^{[17]280}，更明确地指出土居中央处于尊位，可生化四行的特性，故五行与四时相配后，土可兼四时。《内经》亦蕴含着土居尊位而主四时的思想，并结合脾之特性进行阐发，如《素问·玉机真藏论篇》云：“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傍也。帝曰：然则脾善恶可得见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12]945-946}，言明脾居中央，可灌四傍，脾脉在正常状态时蕴藏于肝、心、肺、肾四时脉象之中，仅在机体异常状态时显现。再如《黄帝内经太素》所注：“脾者为土，王四季，脾行各气，以资四脏，故为之使也”^[18]，亦佐证了上述观点。

脾主四时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诸多诊疗治法

以其为理论基础,如《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19]¹,脾不主时而分旺四季,故预防疾病可采用健运脾土法,如以“四季脾旺不受邪”思想指导哮喘^[20]、肿瘤^[21]的防治已取得良好疗效。再如补土派代表李杲提出的“脾胃为元气之本”“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等观点亦受脾主四时理论影响,如《脾胃论》曰:“况脾全藉胃土平和,则有所受而生荣,周身四脏皆旺……外邪不能侮也”^[22]²¹,指出脾作为五脏之本的特性及在疾病防治中护固脾胃的重要性。

3.2 脾主四时之末

脾主四时之末是指四季中每季最后的各十八日为脾所主,如王冰所注:“七十二日四季之月者,谓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各十二日后,土寄王十八日也”^[23]⁸⁰。《素问·太阴阳明论篇》云:“帝曰:脾不主时,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12]¹³⁸⁶⁻¹³⁸⁷,指出脾土居中央以滋灌四时之脏,故在四时之末各寄存十八日。《白虎通疏证》中亦言明此意,如“土王四季各十八日……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无土不高。土扶微助衰,历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须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时”^[24]。由此可知,脾土寄存于四时之末的思想源于土居中而旺四季。脾主四时与主四时之末是运用不同时空逻辑推演出的两种理论,然二者本质相同,均以土居五行、五方之中央以养万物而立论。

脾主四时之末对临床亦有指导意义,如《素问·刺要论篇》曰:“刺皮无伤肉,肉伤则内动脾,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胀烦,不嗜食”^[12]²¹⁴⁵,提示伤脾后四季末的十八日均会出现腹胀烦满、不欲饮食的脾动之象。此外,《金匱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云:“黄疸之病,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极为难治”^[19]⁴³,《金匱要略心典》言:“黄者土气也,内伤于脾,故即以土王之数,为黄病之期,盖谓十八日,脾气至而虚者当复”^[25],均指出黄疸之病与脾土受损有关,而脾主四时之末十八日,故治疗“当以十八日为期”。研究表明,“十八日之期”与现代医学对黄疸性肝炎肝衰竭发生时限的界定十分吻合^[26],足见脾主四时之末的科学性。

4 五时五脏论中“脾主时”的内涵及临床意义

五时五脏论将一年分为五时并与五脏相配,可分为脾主长夏、脾主七十二日、脾主七十三日零五刻。此三种观点中脾主时的时序处于一年正中,与脾土居中的空间方位相一致,体现了时空高度统一的藏象时空观。

4.1 脾主长夏

“长夏”一词首见于《内经》,后世多认为长夏为六月,如王冰注:“所谓长夏者,六月也”^[23]¹⁹。这一思想可追溯至“月令”说,其将一年分四季,一季分为孟、仲、季三月,季夏为夏季末月,即六月,居一年之中,与土相配,如《吕氏春秋·十二纪》载:“季夏之月……中央土,其日戊己……其数五,其味甘”^[27]。

脾主长夏理论体现了脾时间与空间均居中的时空逻辑,解决了四时与五脏不相配的矛盾。此观点的提出主要结合脾恶湿的生理特性,正如《素问·藏气法时论篇》所云:“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湿”^[12]¹⁰⁸⁶。张介宾注:“戊为阳土,己为阴土,中宫之干也,内应脾胃,即年月日时无不皆然”^[12]¹⁰⁸⁷,言明“戊己”不应理解为具体哪一日,而是戊己处于十天干的正中排序,即中宫,此为《内经》中通过有形空间方位论无形时间变化的代表性阐述。此外,长夏六月处于夏秋之交时段,天气热而湿润,而长夏的湿热环境易影响脾之运化功能,导致湿邪困脾,符合脾喜燥恶湿的生理特性。

故在时空居中的逻辑下,脾主长夏理论亦蕴含了脾恶湿的生理特性,此思想对后世脾胃病的病机认识和防治有重要指导作用,如《脾胃论》中载有“长夏湿热,胃困尤甚,用清暑益气汤”^[22]¹⁵的治疗观点。有研究显示,湿疹^[28]及溃疡性结肠炎^[29]在长夏的发病率为其他季节的2倍以上,其病机均与脾主长夏恶湿相关。此外,四时养生理论亦强调长夏不宜食用甘味食物而生湿困脾^[30]。

4.2 脾主七十二日/七十三日零五刻

首先需阐明,脾主七十二日与七十三日零五刻的本质相同,即五脏主时均分一年,脾主一年之居中时段。不同点在于,脾主七十二日应用古代十月太阳历,每月30日,共360日,其中5日或6日为过年日,目前彝族部分地区仍在使用的^[31];而脾主七十三日零五刻应用十二月太阳历,每年约为365.25日,故一年五分为七十三日零五刻。

五行配五时首见于《管子·五行》,即“日至,

睹甲子木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丙子火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戊子土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庚子金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壬子水行御……七十二日而毕”^{[16]309-310}，且指出土主一年正中的七十二日。《春秋繁露·治水五行》亦记载：“日冬至，七十二日本用事，其气燥浊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气惨阳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气湿浊而黄。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气惨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气清寒而黑”^{[17]325}，可见五行配五时在汉代以前已形成共识，并影响了《内经》中脏时相配理论。

脾主七十二日在《内经》中并无直接论述，但可演绎推出，如《素问·阴阳类论篇》云：“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时”^{[12]3413}，原文虽只提到肝，但其他四脏均可类推。国医大师王玉川认为，脾主七十三日零五刻正是由脾主七十二日发展而来，其发展源于历法的变迁^{[32]118}。脾主七十三日零五刻多应用于运气学说，见于《素问》中的“运气七篇”，认为天气应地，地之五行成木、火、土、金、水五运，五运反映天体运行对地球大气及生物生、长、化、收、藏五种运行态势的影响及与人体生理、病理的联系，其中土运属五音建运之“宫”，为主运中第三运，居一年之正中时段。近年来，基于运气学说探讨气候变化、疾病发生规律与相关诊疗以及个人先天禀赋研究已成为热点^[33]。如对 853 例深圳人群出生时段五运六气因素与体质形成的相关性进行研究^[34]发现，湿热质相关的运气因素为岁运己、客运少宫，其中岁运己为脾不足，少宫亦同，此均符合脾恶湿的生理特性，脾不足而湿无以化。

5 六时六脏论中“脾主时”的内涵及临床意义

六时六脏论是采用六分法将一年等分，并与人体脏器相配的藏象时空观。三阴三阳学说出现前，六时与肝、脾、头、肺、心、肾相配，三阴三阳学说形成后则以六气与六时相配。故六时六脏论可分为脾主三月、四月与脾主四之气（主气）。

5.1 脾主三月、四月

《素问·诊要经终论篇》云：“正月二月，天气始方，地气始发，人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方，地气定发，人气在脾。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七月八月，阴气始杀，人气在肺。九月十月，阴气始冰，地气始闭，人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复，地气合，人气在肾”^{[12]732-735}，根据天地阴阳运行及物候变化规律，将一年划分为

六时，依次与肝、脾、头、肺、心、肾相配，这是阴阳学说早期的时脏观。其中，三月、四月天气发、地气定，万物华实，与脾之长养相应，正如王冰所注：“天气正方，地气定发，为万物华而欲实也，然季终土寄王，土又生于丙，故人气在脾”^{[23]27}。脾主三月、四月的时间观是立足于阴阳物候变化确立的，但其思想既不符合今文五行之说，也不符合古文五行之说^{[32]117}，故在五时五脏论和主时六气说出现后被淘汰，后世应用亦匮乏。

5.2 脾主四之气（主气）

主时六气说嬗变于先秦时期“天六地五”说，首见于《左传·昭公元年》，即“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35]，将一年分为六气、四时与五节。《国语·周语》将其高度总结为“天六地五，数之常也”^[36]，六代表天道，五代表地道，天化六气，地成五行。《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云：“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12]2702}，亦言明六淫之气应天，五行之运应地。

六气中的主气依次为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太阴湿土、阳明燥金、太阳寒水，其中四之气太阴湿土主大暑、立秋、处暑、白露四节气，共六十天零八十七刻半，位于一年之中的夏秋之交，是阳转阴的阶段，有湿重、热盛的气候特点。经后世不断发展，六气与脏腑的配伍理论逐步完善，如《四圣心源》言：“初之气，厥阴风木也，在人则肝之经应之。二之气，少阴君火也，在人则心之经应之。三之气，少阳相火也，在人则三焦之经应之。四之气，太阴湿土也，在人则脾之经应之。五之气，阳明燥金也，在人则大肠之经应之。六之气，太阳寒水也，在人则膀胱之经应之”^[37]。空间上，受土居中影响，地道五行以土为尊，故而天干合化五运以土为始；时间上，六气的时间逻辑与脾主三月、四月类似，均为立足于天地阴阳物候变化而确立。此外，四之气居于年中，故脾主四之气亦形成时间、空间均居中的时空逻辑。

六气对后世诊疗发展有深远影响，如张仲景提出的六经辨证思想，其实质就是以“六气”为标准的辨证法则，亦可称“六气辨证”^[38]。关于脾主四之气，有研究^[39]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 3871 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进行发病与运气相合特征研究，结果发现相较抑郁发作，躁狂发作的比例在主气初之气（厥阴风木）与客气太阴湿土相合时段升高，

在主气四之气（太阴湿土）与客气太阴湿土相合时段降低。

6 八时八脏论中“脾主时”的内涵及临床意义

八时八脏论又称八风八脏论，首见于《灵枢·九宫八风》，是根据北斗星斗柄在不同时期的指向，将一年分为八节，论述不同季节的四隅八面来风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可分为脾主四时与脾主立秋、处暑、白露。

6.1 脾主四时

早在《管子·轻重己》就将一年八分为春始、春至、夏始、夏至、秋始、秋至、冬始、冬至各四十六天^{[16]565-568}。《灵枢·九宫八风》参考后天八卦方位将九方、八时与脏腑相配，并调整八时的具体时段，即“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曰冬至矣”^{[40]898}。北斗星斗柄游行的方位为冬至（叶蛰）-立春（天留）-春分（仓门）-立夏（阴洛）-夏至（天宫）-立秋（玄委）-秋分（仓果）-立冬（新洛）-冬至（叶蛰），其游行过一宫需3个节气（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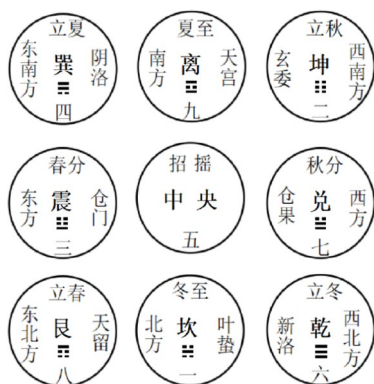


图2 九宫八风时空图

Figure 2 Nine palaces and eight winds time and space diagram

在九宫八风中招摇数五而居中央，脾亦数五而居中，故脾居中央而统四方旺于全年时令，此时空逻辑与四时五脏论中脾主四时理论相同。有研究认为，中医手诊中手部八卦各区均主三节气，明堂居中主脾胃，不单独主时而与四时相通^[41]，此即八时八脏论中脾主四时思想的临床应用。

6.2 脾主立秋、处暑、白露

《灵枢·九宫八风》载：“风从南方来，名曰大

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心……风从西南方来，名曰谋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脾……风从西方来，名曰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肺……风从西北方来，名曰折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小肠……风从北方来，名曰大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肾……风从东北方来，名曰凶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肝……风从东南方来，名曰婴儿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胃……风从东方来，名曰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胃。”^{[40]903}需要指出的是，九宫八风的方位是时空统一后所形成的，如风从南方来，实意为夏至日风从南方而来，由此推演可得：“风从西南方来，名曰谋风”，即从立秋日西南方而来的风为谋风，可伤脾。此论述将八时八风对脏腑的影响与主时相联系，认为脾空间虽居中，然与坤土（脾）的时间结合后则偏于西南方（见图3），故脾主立秋、处暑、白露，共四十六日。正如《素问入式运气论奥》所云：“土主于中央，兼位西南”^[42]，其中“西南”即为时空统一后的方位。该理论在临床亦有发挥，如有研究者^[43]在秋季之末及冬季之末（即八时八脏中小肠、大肠所主之时）运用盒灸对脾虚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治疗后发现，患者的临床表现和症状严重程度均得到显著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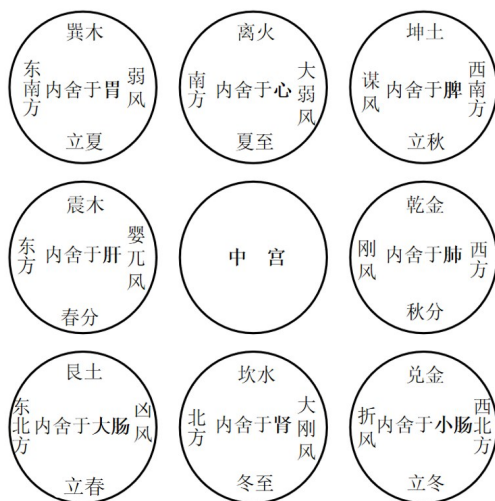


图3 八时八脏时空图

Figure 3 Eight season and eight zang time and space diagram

值得关注的是，对不同脾主时理论进行归纳（见表1）后发现，除处于过渡阶段的脾主三月、四月外，其余脾主时范围多在夏秋之交。夏秋之交为湿气弥漫的特殊季节，天阳下迫，地气上蒸，湿为热蒸，则酝酿生化，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皆以脾之化为中心，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表 1 不同时脏关系下的“脾主时”所主时段总结

Table 1 Summary of spleen governing time under different time and zang relationships

时脏关系	主时学说	主时时段
四时五脏	脾主四时	全年
	脾主四时之末	谷雨前三日-立夏、大暑前三日-立秋、霜降前三日-立冬、大寒前三日-立春
五时五脏	脾主长夏	小暑、大暑、立秋
	脾主七十二日	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
	脾主七十三日零五刻	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
六时六脏	脾主三月、四月	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
	脾主四之气	大暑、立秋、处暑、白露
八时八脏	脾主四时	全年
	脾居西南	立秋、处暑、白露

篇》所云：“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12]307}。

7 讨论

《内经》是脏时理论的奠基之著，其中脾主时理论一直为中医藏象学说的研究热点，至今仍有争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三阴三阳学说对脾主时理论均产生了一定影响，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中四时四脏论，脏时相配以太少阴阳盛衰进行推演论述，肝、心、肺、肾各主春、夏、秋、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为典型的阴阳学说理论。六时六脏论则是阴阳学派早期的时脏观，其思想不符五行之意。故四时四脏论与六时六脏论仅为阴阳学说理论而未与五行学说融合，两种学说均为藏象学说发展中的一种过渡形式，在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结合及三阴三阳理论提出后，四时四脏论与六时六脏论分别被四时五脏论或五时五脏论与六气学说相继替代^[32,44]。

导致脾主时理论多样化的原因十分复杂且具有历史性，故后世医家在注释《内经》或阐发脾主时理论时多有矛盾之处。然而，在藏象时空观视角下，可发现脾主时理论实为在脾居中的空间观下，与不同时间相配而形成的脏时理论。如四时五脏论，不论是脾主四时还是脾主四时之末，其思想均源于脾居中央而控四方、生四行、资四脏、养万物，故四时之气皆蕴土气；其时间观基于脾居中央的功能特性而得出，最终形成脾居中主四时的藏象时空观。五时五脏论强调空间居中的基础上，时序亦需居中，故不论脾主长夏、脾主七十二日或脾主七十三日零五刻，均居一年之中的时段，体现了时空高度统一的藏象时空观。六时六脏论经历由脾主三月、四月到脾主四之气（主气）的过渡，此两种说法均基于天地阴阳物候变化而确立。八时八脏论源于天文，其脾主时思想与四时五脏论的藏象时空

观相同，亦根据天体的运动与八时八脏相配提出“土主于中央，兼位西南”的时空逻辑。

综上，脾主时理论是《内经》中藏象理论的重要内容，脾主时理论多样化的原因在于：基于“脾居中央属土”的空间角度，运用不同的时间视角与之结合。对于脾主时的研究应从空间方位着手，而不是机械地对应时间。本文从脾不同的方位配属及其反映的时空状态特点论述脾的特性，临床上应依据具体案例灵活使用相应理论。

致谢

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谷建军教授为本团队提供古籍与现代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孙广仁,郑洪新. 中医基础理论[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94.

[2]杨友发. 论藏象时空模拟及其运用[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9):3546-3550.

[3]许慎. 说文解字[M]. 汤可敬,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22.

[4]覃骊兰,马淑然,刘燕池. 中医“脾主长夏”理论内涵的探讨[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3,15(8):1815-1820.

[5]冯珂,纪立金. 从阴阳五行合流看中医脾与时令配属理论[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10):2854-2856.

[6]胡正芬. 中医脾主时研究[D]. 杭州:浙江中医药大学,2008.

[7]陈晓辉,李敏,杨博文,等. 浅析十月太阳历对脾主时令的影响[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6,14(20):44-46.

[8]杜卫,杨铭. 中华传统艺术中的时空意象思维:基于易学阴阳五行思想的文化基因探索[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73-81.

[9]周易[M]. 朱安群,徐奔,校注.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1.

[10]尸佼. 尸子[M]. 重刻本. 萧山:陈氏湖海楼,1819:56.

- [11]张绍时. 先秦“象”范畴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19.
- [12]王育林, 翟双庆. 黄帝内经素问篆义[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8.
- [13]周易本义[M]. 朱熹, 注. 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 1986: 1-2.
- [14]唐宗海. 医易通说[M]. 顾植山, 校注.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9:25.
- [15]史佳岐, 王小平. 《黄帝内经》“脾不主时”理论探讨[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0, 35(2): 842-844.
- [16]管仲. 管子[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
- [17]董仲舒. 春秋繁露[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9.
- [18]杨上善. 黄帝内经太素[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5:330.
- [19]张仲景. 金匱要略[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7.
- [20]李全厚, 孙增涛. 浅议“四季脾旺不受邪”理论对哮喘的治疗指导[J]. 中医药通报, 2014, 13(2): 12-13.
- [21]高振华. “四季脾旺不受邪”与肿瘤防治[J].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 2014, 28(9): 182-183.
- [22]李杲. 脾胃论[M].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 [23]黄帝内经素问[M]. 王冰, 撰注. 鲁兆麟, 主校.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 [24]陈立. 白虎通疏证[M]. 北京:中华书局, 1965:168.
- [25]尤怡. 金匱要略心典[M]. 高春媛, 点校.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38.
- [26]蒋开平. 《金匱要略》黄疸病论治临床解析[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3, 31(2): 385-387.
- [27]吕不韦. 吕氏春秋[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5:70-71.
- [28]孙悦童. 366例湿疹住院患者临床回顾性研究[D]. 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 2019.
- [29]李锡太, 陈艳伟, 何战英, 等. 北京市 2009-2015 年发热、腹泻症状聚集性疫情季节分布特征分析[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7, 38(1): 86-89.
- [30]王家琪, 王彩霞. “脾不主时”与“脾主长夏”的内涵及发展[J]. 中医杂志, 2017, 58(9): 724-728.
- [31]罗艳秋. 基于彝文典籍的彝族传统医药理论形成基础及学术内涵研究[D]. 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5.
- [32]王玉川. 运气探秘[M].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3.
- [33]熊为锋, 周小涵, 贺娟, 等. 近 20 年五运六气与气象相关性研究[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2, 28(8): 1383-1386.
- [34]毕珊榕, 王彬, 古文霞, 等. 基于运气学说探讨深圳青中年人群体质与出生时段的相关性[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3, 38(5): 2235-2239.
- [35]左丘明. 左传[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3:282.
- [36]左丘明. 国语[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19.
- [37]黄元御. 四圣心源[M]//黄元御四圣医书. 秦悦, 整理.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16.
- [38]陆曙, 陶国水, 顾植山. 基于《黄帝内经》五运六气学说的临床思维构建[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20, 38(4): 25-28.
- [39]陈昕力, 王冉然, 王梦琪, 等. 双相情感障碍发病运气相合特征研究[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3, 40(8): 1879-1883.
- [40]翟双庆, 王育林. 黄帝内经灵枢篆义[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8.
- [41]王若冲, 刘雷蕾, 高冉, 等. 掌法七十二格之手诊理论特点研究[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3, 38(5): 1922-1927.
- [42]冯茗渲, 杨威. 五运六气中医推演第一书揭秘《素问入式运气论奥》研究[M]. 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2:145.
- [43]徐梦茜. 基于“脾主时”理论运用灸灸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脾虚型)的临床研究[D]. 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 2016.
- [44]张其成. 五行-五脏的配属过程[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1): 16-18.

The Connotat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pleen Governs Time” based on the Zangxiang (藏象) Time-space View
WANG Ruochong, MA Shuran, SUN Yike, QIN Yuxiao, WEN Jiayu, ZHANG Yawen, GAO Ran, LIU Leilei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Liangxiang Campus), Beijing, 102488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theory of “spleen governs time”, which is still a hot spot in the study of Zangxiang (藏象) theory. Based on Zangxiang time-space view, it is found that the thinking mode of the spleen governing time theory follows space-time logic.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ifferent time views of the spleen governing time are all formed based on the space view that the spleen belongs to earth and resides in the center, and the zang time theory is developed with the unified time and space logic. Guided by Zangxiang time-space view, the origin of the spleen belonging to earth and residing in the center is traced, and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pleen governing time under different time-space logic are explor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four season and five zang theory, five season and five zang theory, six season and six zang theory, and eight season and eight zang theory.

Keywords spleen; Zangxiang (藏象) time-space view; The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黄帝内经》); spleen governs the four seasons; spleen governs the long summer; theory of circuits and qi

(收稿日期: 2023-08-06; 修回日期: 2023-10-13)

[编辑: 贾维娜]